

逝者如斯

徐陸寒波

——攸攸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會來入夢——

(本文另有圖照刊一五一頁)

編者按：本文為前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外貿會主委徐柏園先生逝世周年時徐夫人陸寒波女士所撰的紀念文，情文並茂，感人至深，頃承徐夫人陸寒波女士提供照片將全文交由本誌揭載，以供中外讀者參閱，謹此致謝。

一年了，死別生離的滋味猶新。柏園，我想寫點東西紀念你，無奈尚無法有平靜的心情，來客觀的寫出紀念你的話，我寧願給你自己寫一封信，訴說我一年來晨夕難去的感受和回憶。

柏園，一年了，你去如黃鶴，不曾回來給我一個夢！然而畢竟夢也無憑。你臥房兼起居室中一切依舊：床前有你腳印的拖鞋依舊；你椅子靠墊上的坐痕依舊；書桌上留有你成堆未了的文件和寫作，隨處可發現的你手書的便條和記錄，杯中尚有你飲剩藥水的餘瀝，碟裏留有你咬過的半片餅干，床邊寂寞地立着我曾多少個通夜提心吊膽地注視着看你心臟動態的那座心臟電視機，如今不再重要，這也依舊！一切依然，我無意識：

你曾是那麼一個生龍活虎的人，却從人間消失了！我想說，靠着這些尚存留的，我能追尋你生前的音容動止，靠着這些，我感到你親切的存在，我便能流出傷心的眼淚！流不出淚來的傷心是更傷心的，不是嗎？在天國，上帝要擦乾我們的眼淚，纏裹我們的創傷，這原是祂的應許。柏園，你一向受傷不皺眉，吃虧不回報，受謗不申訴，你是一個硬漢！你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如今你到了天國，上帝知道，你只是一個天真樸實，滿有仁愛之心的孩子，願你接受祂的掩慰，讓祂把你的眼淚擦乾，讓祂把你的創傷纏裹！

我們結婚已是五十二年了，這麼漫長的歲月，縱有過多少恩怨，嚐過多少甘苦，承擔過多少家國憂愁，經歷過多少艱難旅途，而今回首前塵，也都依稀若夢了。唯有最近五年，你那病中受苦的生活，却最難忘記。那五年中，眼你看對病魔的掙扎，與死神的搏鬥，我全然無能為力，不能代替，眼看你日漸消瘦萎頓，眼看你長期艱苦奮鬥之後，終於順服的撒手塵寰，一瞬不視！柏園，你是何等人物，終於難逃這人生最後一劫！當我撫着你全不關心，再無感覺而忽已變得

如此瘦小的身體時，難禁嘆咷大慟，儘管是一件平常人都要經歷的不幸事，我只感到痛澈心肺，一時竟不知置身何地，人間何世！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如今我更不能失去信心，失去盼望而存活。你有永生，你有美好的天上生活，我信，我也知道。只為這五年的苦難中相守相共，我感到對你更了解，更尊敬，更倚靠，柏園，我忘不了你，也忘不了這五年！六年前你開始病倒，這也非第一次。遠在十二年前，你正窮拼苦鬥的為國家工作，突然發作了第一次嚴重的心臟血管堵塞症，此後你療養了約一年，也就算好了。人有三根心臟大血管，你第一次病，堵塞了一根，這一根就再不為你的心臟工作了。幸好你還有兩根，你不覺得怎樣，可以說身體依然很結實。五十八年你奉派任我國駐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理事，赴美之前我們一同去官邸恭謁先總統 蔣公暨夫人拜辭。先總統吩咐了你許多話，也賜茶點，約留一小時。當我鞠躬謝別時，先總統曾叮嚀式的吩咐我「你好好的照看他的身體」。我再鞠躬道謝。不覺淚承於睫，何等仁慈偉大的領袖啊！你此時正向 夫人謝別，也許沒聽見 先總

統對我吩咐的話，我以後也沒告訴你，也許怕你得意了會藉機對我挑剔。國外工作了二年餘和返國後四年中，你一直很好，因此不肯按時檢查身體，也難得肯休息。後來我常常自責沒有好好的照看你。可是，你的確不是肯讓人照看的，因為你是事無大小必躬親，勤勞負責成性。我確比你會偷懶，不過在你面前有心勤快點，也苦於沒得個插手處，這也是事實。

六年前的初冬，你又堵塞了另一根心臟大血管。這是第二根了。剩下的一根，獨木難支大廈，從此千災百難，天下多事了。這一次的發病，使我最為疚心難過，因為那一天正是我七十歲的生辰。因是古稀之年，你堅持要為我的整壽「做一做」。平常難得見着的親戚小輩，和常相往還的若干朋友，將是我們的客人。感於你的盛情，鑒於你又沒病，我就沒有堅決拒絕。你知道我很軟弱，從來很少會拒絕你的好意的。於是你就忙起來了，誰請，誰不請，誰不請了，想想又請，不斷的電話。菜餚、點心、碗、筷、盤、杯，全要安排，計劃。打廚房到客廳，既然為我做壽，你就越發一把抓了。操心費力了兩三天，你累了，臉色顯得難看。生日那天，你自己也感到不適了，肯讓我為你請醫生來。醫生一聽診，就臉色發黃，要求立刻送醫院，不能動，不能遲誤。頓時鴉飛鵲亂，風流雲散，嚇走了賓客，結束了壽筵。我陪你上了急救車，喇叭大聲喊叫的一路奔到三軍醫院，抬進急救室，由宋丕錕大夫主持急救，他宣佈已有另一根心臟大血管堵塞了，隨即割開你的手腕，由靜脈口插進一根細管

，通到心臟固定了，你也安靜下來無法動彈，只好休養。這一次住院約兩個月，有一個半月在急救室中。柏園，以後還有十二次的緊急入院，從此你要吃許多的苦！現在回想那多次淒厲的急救車的喇叭聲，常常半夜驚醒，聽你多次肺水腫的喘息和呼吸聲，我的心會依然提到喉嚨口，回想那幾年中，多少夜我睡在急救室地上一竦三驚的滋味，一切渾如一場惡夢！我還沒有從惡夢中醒來，因為這惡夢依然盤踞在我記憶裏！

我記得你曾在病中還另動過兩次大手術一次是割攝護腺。你當時心律不整，間歇跳接二連三的出現，藥物無效，而攝護腺病同時發作，當時不能不為攝護腺開刀，而心臟有利的害的間歇跳，又不能開刀。宋大夫百思中想出一種當時尚未普遍使用的新藥叫做「諾而卑斯」，問我敢不敢讓你試服，我禱告後大膽的說「讓他服」。奇蹟似的，這藥一服，心律就漸漸正常。隔二天實施開刀，宋大夫一直陪着，一切安全，直到攝護腺病痊愈，心臟一直跳得好。出院回家後繼續服藥，因這藥的力量，幾近一年，身體進步，未再緊急進醫院。直到翌年春上一次嚴重的感冒轉為肺炎，才又把你的健康打倒。動另一次手術時，已離你去世不遠了。肺炎後身體一直不好，心臟愈越衰弱，宋大夫認為非裝個心律器幫助心臟不可，遂再次緊急入院開刀。那機器甚小，裝在上胸皮肉內，一根管子通入心臟，以刺激它跳動有力。才裝上幾天，果然好，你感到眼睛也明亮了，頭腦也清楚了，胃口也開了，大家歡天喜地的出院，都相信這一下，你可以好好的過幾年舒服的日子

，甚至維持較長的壽命了。太高興了，太放心了，就太疏忽了。你就吃的太多了，急於求健康，你久弱的腸胃却受不了了，它使你不能飲食，胃部飽塞難過，人又垮了。尋思無計，再與宋大夫商量，決定入院打針補充營養，治療腸胃。滿以為心臟有心律器幫助，不會有問題了，實際心電圖上跳動也確是很好。我送你入院是十二月二日下午五時，沒有入急救室，因為住普通病房又寬大又舒服。你靜靜的躺在病床上看我弄這弄那的整理你帶來的衣物，然後，我坐在床邊陪着你。你沒說話，可是臉上安靜而愉悅。我也為了讓你休息，不多說話。這樣等到下午七時半，能幹的特別護士陳小姐來了，醫生也來了，一切都好，只等明天早晨看胃病醫生。我說我回家吃飯去了，你點頭，臨出房門時，我回頭，你給我微笑揮手，如此你就和我訣別了！我回家，飯碗未端起，陳小姐來電告我，你已在急救之中。當時吳長賦適從香港來訪，我和他風馳電掣的趕來醫院，只覺路途奇長。一路上的感覺是亡魂皆冒，大禍臨頭！因為預感你這次無救了，果然無救了！目睹你木然的遺容，百痛交集，萬念俱灰！柏園啊，這是一個惡夢中的惡夢！

你病中還有兩件使我難以忘記的事。你生病的第二年，美國總統卡特承認了大陸匪幫，給我國以極大的震駭。美國參議員高華德在美國參院演講，仗義執言，歷述共匪之罪行，指責美國總統予以承認之不當。你就大為感動，原本你並不認識高華德，却抱病寫了一封信給他，備致欽佩敬仰，高也回了一封誠懇的復信。及待高華德

聯同若干參議員向哥倫比亞法院控告卡特時，你又抱病寫了另一封對高給予更多更高的高帽子的信，高也回答了更誠懇的謝函。你這種行為實不像一個病中老人幹的，這是年青人和中學生才幹的玩意兒，而你却還把信寫的那麼熱血噴騰的。我會特地把你和給高華德的第一封來往信件印贈親友，讓老成持重的聰明人讀了去發笑，我對於

你這種傻事，確是不禁肅然起敬。第二件是你離世前不久，在醫院急救室中等待開刀，要裝上胸前的小機器，以助心臟跳動。那時候你心臟正是十分衰弱，呼吸也微。而此間無線電恰在廣播着美國雷根和卡特競選總統的消息，你堅持要打開無線電聽一個仔細。那裡正在開票。直聽到卡特自承失敗而且哭泣起來了，你就笑了，笑的好辛

苦，你笑的我傷心落淚。柏園，你的愛國之心是一片天真，你是一個大孩子！「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心照汗青」，柏園，我不知道汗青上可會有你，但你對黨對國那一點百折不回的丹心，却是無愧日月的！在你病中和逝世後至今，我們得到夫人和長官，朋友的關懷和幫助，天上，人間，你和我一同感謝！

編輯報告

△旅美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最近又榮獲哈佛大學附屬康橋拉得克利夫學院對社會的傑出服務及貢獻獎，吳博士為中央研究院惟一的女院士，今年春天她曾偕同夫婿袁家驊博士返國在中大、清大講學極受兩校師生的歡迎與敬重。本誌為介紹吳博士在學術上的成就與貢獻，特隆重推出孫多慈教授原著，田蘊蘭教授校訂「物理女王吳健雄」以及吳博士的「訪母校話今昔」，以供讀者參閱。

△本年十二月二日為前財政部長兼外貿會主任委員徐柏園逝世三週年，徐氏早年對推展對外貿易成績優良，曾獲行政院嘉獎，邵德潤教授的「徐柏園先生二、三事」以及徐夫人的逝者如斯兩篇佳作，對徐氏有簡要的介紹。另有徐柏園遺著「大學生活回憶」及王成聖教授所撰紀念文，因本期稿擠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汪艾女士現任教銘傳學院，她寫的「故鄉之戀——魂牽夢縈憶成都」，情文並茂，人物、掌故、遊記兼而有之，信手拈來，洽於一爐，絲絲入扣，值得細讀。

劉守法先生來函

主編先生臺鑒：一、頃閱 貴刊七十二年八月號一九八期「青年軍史話」一文，經查有兩點失實處：（一）第二十頁下段：「日寇於卅四年九月投降」。應為：「日寇於卅四年八月投降」。（二）第廿一頁中段：「當共軍於卅九年十一月初旬攻擊登步島時……」。應為「卅八年十一月初旬……」。

二、又同期四十八頁「也談青年軍」一文下段：「民國卅九年春登步島、桃花島戰役」。亦應為：「民國卅八年十一月初旬……」。

彭繼強先生來函

編者先生：頃閱 貴刊一九九期九月號內樂恕人先生大作「畫傑人豪一大千(五)」內「第二次從香港重臨臺北是民國四十年春夏之間……」其確實日期為八月廿五日自香港乘「盛京」輪啟程，於八月廿七日午抵達基隆，筆者年幼與大師同舟赴臺，且同觀賞海豚戲水故印象深刻。

編者

其次於許昌街「青年會」開畫展，其訂價應為新臺幣，因筆者來臺時，臺灣已早改用新臺幣。

葉靈詩先生來函

敬啟者：貴刊最近一期（二〇〇期）「五〇年後重遊歐洲雜感」（P. 17）曾提及梁啟超誤譯瑞士首都伯恩（BERN）為熊城。我求證的結果為瑞士是一聯邦制的國家組合，每邦有其自己所代表的旗幟與標識。

瑞士首都伯恩（BERN）之中文直譯如上所述。但一般均以熊城稱呼之。因伯恩建城迄今已有八〇〇多年，在十二世紀中葉開始，現今在伯恩市沿著徒步區之 Markt-gasse—Kira mgasse Gerechtigkeits Gasse 經由一小橋之 Nydegbrücke 即可到達其市區標識 Baren graben（熊塚）此處養飼數頭熊，作為伯恩之標識。英文公告牌為 Bear pit（Heraldic Animal of the city Arms）。故毫無疑問的伯恩另稱為熊城是正確的，可接受的，煩請給予更正為荷。